

投稿邮箱：qlwbhzbz@163.com

□郭瑞三

【城市微旅】

齐长城西起点曾有座玉皇庙

出济南市区沿220国道向西南行50公里,穿过孝里镇南的东风渡槽,路北侧有个偌大的广里村(现村址,因水患南移),其东北方有一段东西向的夯土墙墩,史称“防门”,土名“岭子头”。《左传》记载,“堑防门而守之广里”,修筑于2400年前、中国最早的齐长城西起点遗址即在这里。本文要介绍的这座玉皇庙,昔日就坐落在岭子头以北三百米处,与老广里村毗邻,原名为东岳天齐庙,雅称龙泉寺、广平府,后改为玉皇庙,当地人因庙在村东习惯叫它“东大庙”。

广里玉皇庙不是那种遍布山林的独立小庙宇,而是一座道观古建筑群,四周建有高大的青砖围墙,墙内殿堂庑舍齐全,有泥塑神像500尊,石碑50通;墙外南面是广场,北面为庙地,总占地30余亩。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,该庙较好地保持了原来的布局和规制。记得那时,庙的山门为半圆形,南向,门楣横石上阴刻“玉皇庙”三个大字。庙内院落为两进式,南院正对庙门的是二虎殿,殿中间为行人通廊。二虎殿东西两侧是两个小型敞殿,西面有钟楼,内挂铁铸大钟,敲之声音能响彻整个广里村。穿过二虎殿往里走,眼前是一片宽阔场地,这里石碑林立,古柏蔽日,气氛庄严肃穆。场地的东西两边建有十间罗廊坊,各五间,每间有一个阎罗君的大塑像和若干判官、小喽啰的中小塑像,它们个个凶神恶煞,再现了中国神话中阴曹地府的骇人景象。正北面是天齐大殿,位居整个玉皇庙的中心位置,殿内绘有大型壁画“凌霄群神观觐”,场面恢宏。大殿东侧有泰山老奶奶庙,西侧有送神娘娘庙,壁画主要是人物、花鸟及生儿育女的内容。

南院与北院有角门相通。进入北院,隔着一个香亭是高大的三层神楼。神楼为木石结构,楼层之间没有回廊飞檐,而是上下一体,简洁雄浑,颇像西方国家的古城堡。神楼底层为三官殿,塑着道家天官、地官、水官三个大型坐像;中层为玉皇大殿,迎面坐着总执天道的玉皇大帝;楼的上层为三教殿,亦称三教堂,供奉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创始人,另有16个中型塑像分列两班,其形象多是仿照《封神演义》中李靖、杨戬、哪吒等人物的造型,个个栩栩如生,堪称工艺美术中的杰作。

早年,广里村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,“东大庙里神最全”,香火很盛。后来村里将宗教活动与传统节日结合,定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(张天师圣诞)和九月九重阳节举办四天的庙会,在广场酬神唱戏、进庙烧香和开展商贸活动。其经营方式和现在的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差不多,生意多由行商来做,临时支棚摆摊,并缴纳租金,办公地点就设在玉皇庙东北角的道士住院。最值得炫耀的是抗日战争时期,日伪据点设在广里村东头,距玉皇庙不足百米,我抗日区队同志常扮作香客监视敌人行动,1939年、1944年还两次利用庙区的有利地形袭击敌据点,获得大胜。

1958年破除迷信搞“大跃进”,广里玉皇庙的神像、石碑被拉倒毁弃,铁铸

大钟砸碎了投进小高炉炼铁,东西廊坊、二虎殿变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场。广里玉皇庙会从此停办。1980年我来这里,发现这座极具观赏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庙群已荡然无存,夷为平地,心里不胜痛惜!

广里玉皇庙从建到拆,存世有多长时间,至今当地村民说不清,已出版的方志资料里也不见提及。2016年,我写了一篇《齐长城西起点之玉皇庙考》(《济南文化论丛》第四辑),试着对广里玉皇庙初建年代作了些探讨。

根据该庙三层神楼前的一块刻石记载,明朝万历三十八年(1610)神楼落成,同时改庙名为玉皇庙;庙的南院有块石碑记载,大元至元三年(1266)重修天齐庙大殿一角;还有块石碑记载,大宋政和五年(1115)重修平阴县龙泉寺□□工程,而始建时间,一直未查到。另据文献记载,道教早期有“道至尊,微而隐,无状貌形像”一说,所以不倡导建庙塑像,到了宋真宗以后道教庙宇才普遍供奉神像。宋末元初,道教全真派在济南地区蓬勃发展,建庙布道成风,广里村作为春秋齐邑后的一个历史重镇,抢风气之先,在古代诸侯兵争之地建一座大型道观,宣扬“清静无为”的教旨,应是顺理成章的事。综合上述情况,按庙内碑记的最早重修时间推算,广里玉皇庙的初建年代,应在北宋仁宗(赵祯)年间或稍后,距今近1000年,比东去八里许同样邻近齐长城遗址的大峰山峰云观(元末明初建)早建了约300年。

近些年,全省加强齐长城遗址保护,对齐长城西起点进行了旧墙体的加厚增高,并竖起一尊十多米高的“齐”字型标志雕塑。我想,如果广里玉皇庙今天仍耸立在这个地方,其北临孝堂山汉石室,东连大峰山抗日根据地景区,三景连线一日游,那该是何等诱人的揽胜之地!

【风物志】

碑刻里的灵岩岁月

□钟倩

喜欢书法,我继而对碑刻颇感兴趣,喜欢墨迹之间充盈的一团正气,无论唐宋明清,还是魏晋南朝,都能从撇捺横折中窥见古人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的胸襟和气度。

去位于长清的灵岩寺,偶遇很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专业的大学生在墓塔林前拍照。其中,有两块碑刻特别引人注目,《灵岩寺碑颂并序》和《息庵禅师道行碑记》,它们都很有“来头”,关涉灵岩寺早期岁月,极具珍贵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。

据记载,中国佛教史上发生过四次灭佛运动,史称“三武一宗”法难,“三武”即北魏太武帝,北周武帝,唐武宗,“一宗”指后周世宗。四位皇帝先后发动四次灭佛运动,阻断了弘扬佛法的薪火,最重要的是毁坏无数寺院、法器、佛像、碑刻等。当然,灵岩寺也未能幸免,惨遭毁坏,后多次重建和修葺。至今,保留有各类碑刻四百余块。根据形状可分为碑碣、墓志、摩崖,根据内容又可分为篆言、纪事、述德、诗文。《灵岩寺碑颂并序》的撰写者是唐朝名士李邕,他在唐玄宗时担任过“北海太守”,又因其书法、文章,碑刻都很有造诣,被誉为“北海三绝”。《灵岩寺碑颂并序》前半部分为序,以散文的笔触记叙了灵岩寺自晋代法定禅师建寺,到唐开元年间立碑刻时的兴废过程;后半部分为五首五言诗形式的颂,有对高僧事迹的称颂,也有对灵岩风光的描述。

说到此碑刻的著录和传承,不得不提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。他在《金石录》卷七中记载,“唐灵岩寺颂,李邕撰并行书,天宝元年(742)十一月十五日。”众所周知,赵明诚酷爱金石,搜集和研究,几近痴迷。当年,他在太学上学,每次去东京汴梁大相国寺逛文物市场,他们夫妇都会先去当铺典当衣服,换来五六百钱,一天,有人拿来南唐画家徐熙的一幅《牡丹图》向赵明诚售卖,开口要价二十万,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天价书画,相当于赵明诚两年的俸禄,只好婉拒,但是两人不舍,留置在家中摩

挲欣赏了两个晚上,“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。”

后来,赵明诚前往莱州赴任之前,他数次出游,获得碑刻、标明真迹、拓片地点等。大观二年至宣和三年,赵明诚三次到访灵岩寺。一则碑铭中记载,1109年他前往灵岩寺,“凡宿两日乃归”,1113年闰月初六还在灵岩寺,两天后身临泰山之巅,他回家途中正好路过泰山。其间他访得《灵岩寺碑颂并序》碑刻,后来碑刻不翼而飞,神秘失踪。大约过了一百多年,金石学大家阮元找到此碑刻,却已经拦腰截断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,济南考古所工作人员文物普查时,在鲁班洞里发现了断成两截的残碑。1995年9月,文物部门对鲁班洞建筑遗址考古发掘,发现了嵌在洞内石壁的《灵岩寺碑颂并序》残碑。抚今追忆,从斑驳迷离的墨迹中,依稀能够感受到荒谬年代灵岩寺所遭遇的毁坏、剧痛、动荡,很多东西可以被毁灭,但是,残破漫漶的墨迹,不动声色地用线条之美见证着若离的记忆和历史的信条。

另一块碑刻《息庵禅师道行碑记》,撰写者是日本僧人邵元和尚,为灵岩寺三十九代主持息庵所立。很多游人都会产生不解,为什么非得由日本和尚来题写碑刻呢?查阅史料获知,当年,息庵禅师和邵元和尚在少林寺就结下深厚友谊,息庵圆寂后,门徒分遗骨而建塔于灵岩寺,灵岩参学小师胜安主动找到邵元和尚,请他为息庵作记。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,邵元和尚完成《息庵禅师道行碑记》,记叙他的生平履历,赞颂他的功德修行。1973年,郭沫若先生来到灵岩寺,读过碑文,当即题诗称赞,“息庵碑是邵元文,求法来唐不让仁。愿作典型千万代,相师相学倍相亲。”

置身墓塔林,一阵风吹过,吹散了世俗的尘埃,却吹不尽历史深处的凛然大义。眯起眼睛,回想息庵与邵元的生前交往,不禁让人感慨:文化无国界,碑刻亦有情。这份情,是你来我往的因缘际会,也是中日文明的情感纽带。此刻,金晃晃的阳光直射过来,仿佛瞬间照进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中,我看到了残酷无情中的精神拔节,看到了饱受剧痛时的宁折不屈,还看到了互通声息时的滚烫心语。这些碑刻,难道不是最好的生命见证吗?

灵岩胜境,岁月悠悠。这些碑刻、塔林,也曾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流连忘返。1936年夏天,夫妇二人在河南考察完毕来到济南,下了火车直奔灵岩寺。他们瞻仰了千佛殿、墓塔林、辟支塔、慧崇塔,尤其对墓塔林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,并将一些考证成果,收入到《中国建筑史》。循着他们的足迹游览,或注目或远眺,或沉思或静默,不禁有种文化自信油然而生。

一块碑刻、一个拓片、一座塔林,都是有生命、有温度的,诠释着历史一无眷恋地滚滚向前,同时也传递出多舛乱世的至情至性、至爱至美。今日重温,拜谒,亦是展读半部灵岩史书,在转身回望中留下深情的一瞥。

▲位于齐长城西起点的玉皇庙示意图